

「無名英雄」救恩來 中國醫科大學延續「紅色基因」

漫漫長征路 紅醫護紅軍

10月22日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紀念日。80多年前，在爬冰臥雪的艱苦行軍中，有這樣一支「無名英雄」隊伍默默跟隨紅軍走完兩萬五千里長征，雖不曾在前線作戰，卻被時任紅軍總司令朱德稱為「進行革命戰爭的一條重要戰線」。這支隊伍的成員便是1931年在革命根據地瑞金成立的中國工農紅軍軍醫學校（現中國醫科大學前身）的師生，85年來，從這裡走出的一批批紅色醫生（簡稱紅醫）成為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血脈延續，更成為「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的生動註腳。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匯聚在甘肅慶陽的紅色醫生。右一為新中國的開國博士將軍、我國神經外科創始人涂通今。 本報瀋陽傳真



■王斌（左一）曾與李治（右二）共同參與了1935年對周恩來的救治工作。 本報瀋陽傳真

由於時隔80餘年，當年參加長征的紅醫學員已相繼老去，仍在世的幾位已是百歲老人，無法言語更難以回憶往事，頗為遺憾。幸運的是，中國醫科大學近十年來搶救性地整理搜集了一批珍貴的一手資料。在該校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郭秀芝的幫助下，記者通過他們整理出的口述文字，得以重見悲壯長征中那一幕幕動人心魄又感人至深的救死扶傷故事。

全程隊伍死傷過半

作戰380餘次、攻佔700多座縣城、征服4,000餘米的雪山20多座、穿過被稱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1934年到1936年的兩年間，30萬紅軍在長征途中突圍前行，到會師時僅存3萬人，當中的艱難險阻可想而知，醫療救治則成為保存革命力量的重要一環。而全程跟隨的醫療人員及學員，從出發時的200多人一路銳減到會師時的不足百人，救人與自救是那時還年輕的紅醫隊伍每日面臨的課題。

郭秀芝向記者回憶起十多年前與當年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學校教務主任兼附屬醫院外科醫生王斌的夫人張萍在北京的一次見面。那時王斌早已辭世十餘年，張萍轉述了周恩來晚年在病榻上對他的評價：「感謝王斌同志，使我多活了40年。」這樣一句深情感慨，說的便是1935年長征途中那一段救治生命垂危的周恩來的往事。

條件惡劣「古法」治病

當年7月28日，集中央三人團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多職於一身的周恩來，隨紅一方面軍主力長征到達松潘毛兒蓋，紅軍即將挺進最艱難的草地。而此時，周恩來卻病倒了：連日高烧不退，處在昏迷狀態。毛澤東指示醫生全力救治，此時王斌正接管中央領導同志的保健醫療工作，便和時任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學校代校長李治、教員孫儀之等為周恩來會診。確診結果是周恩來染上阿米巴痢疾，而這種病的死亡率極高，只有在患者化膿部位與腸接觸的地方穿孔，讓膿液經過腸子排出體外才得以生存。

王斌曾在1981年任職衛生部顧問時回憶起那件往事，「在我們紅軍長征的時候，有四種最厲害的病，分別是疥瘡、瘧疾、下腿潰瘍和痢疾。」那時的王斌，一直守在周恩來的身旁，仔細觀察、檢驗，認為這是阿米巴痢疾併發肝膿腫。而當時並沒有做穿刺和開刀手術的條件，於是，在藥物治療的同時，採用了古老的「冰敷」療法，戰士們從幾十里外的雪山取來冰塊，放在周恩來的身軀上部，以此促使膿腫下侵，與橫結腸黏連，並穿透橫結腸，使膿液順利排出體外。採用這種「古法」治療周恩來，從他體內共排出了半盆綠膿，周恩來也因此轉危為安。

漸漸地，周恩來的情勢好轉起來，紅軍便開始向草地行軍，紅醫隊伍也跟隨著繼續播灑紅色衛生事業的「星星之火」。

行軍中研習 救傷中實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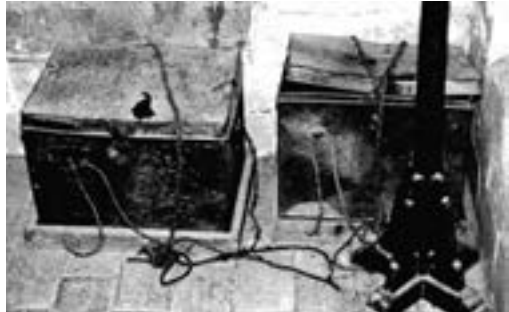
搶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穿越無人區——紅軍所到之處的艱難阻礙也同樣是橫亘在紅醫和學員面前的困難。長征初期，全校師生背著書籍、行李、器材、槍支彈藥等物品，平均每人負重20多斤，每天要走八九十里的山路，還要堅持一邊行軍，一邊辦學，一邊救治傷員。流動醫院中僅有昇汞、紅藥水、碘黃紗布及一些常用器械和藥品，卻在每日醫療護理百餘名傷員的救治任務中，保證了九成傷員治癒歸隊。

這所紅色軍醫學校，於建校不及半年後，便開始經歷頻繁的戰事考驗，幾乎沒時間開展常規的建校勞動以及高校課程。正如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總軍醫處處長兼校長賀誠所言，「學校在你的、我的和全校師生的手中。我們要白手建校！」1932年，25名一期學員隨軍攻打贛州，隨後又

參加了攻打龍岩、漳州、水口等戰役，這一階段，他們行軍路上就是課堂，救治傷員的實踐就是實習。行軍休息時，教員就用柴炭做粉筆在門板做的黑板上進行教學。

物資短缺輾轉畢業

直到1934年，第六期學員開始跟隨長征輾轉並在此間畢業，這段時間，教員就在行軍途中將藥物學編成有趣的歌曲教給學生，學員則把學習題目抄在紙上，掛在背包後面，讓後面的同學學習。休息時，常以露天牆作課堂、門板當黑板，在克服物資短缺、開展救治之餘，不僅要抵禦惡劣的自然條件，有時甚至還要配合前線作戰的需要直面炮火，成為唯一——所以學校名義參加並走完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全程的院校。



■長征途中跟隨紅醫的藥箱。 本報瀋陽傳真

從第一期學員開赴前線開始，這支隊伍誕生了新中國的開國博士將軍、我國神經外科創始人涂通今，以及被白求恩盛讚為「中國最好外科醫生」的游盛華將軍等知名醫學泰斗，也抱憾犧牲了范同麟、胡雲庚、石大祥等多位優秀學員，他們戰死沙場、葬於草莽，和犧牲在革命前線的紅軍一樣，用鮮血染紅了革命勝利的旗幟。



■紅醫跟隨紅軍在長征中爬雪山過草地。 本報瀋陽傳真

毛主席題詞勉救死扶傷

救死扶傷——如今常懸於各大醫院的這四個字，被認為是醫者的天職，卻鮮有人知這一段奠定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紅色基石的話與長征之間的緊密聯繫：他來自於毛主席在長征後為中國醫科大學第一期學員的畢業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

成醫學界行動指南

1940年，長征到達陝北後，紅軍軍醫學校由張村驛遷至延安，毛主席曾在此探視時提出，「你們在黨的領導下，從江西中央蘇區的『衛生小學』，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鍛煉，現在成長為『衛生中學』了……將來一定會發展成為一

個『衛生大學』。」同年，經毛主席提議，中共中央批准，紅軍軍醫學校更名為中國醫科大學，1941年畢業的軍醫十四期成為更名後的第一期畢業生。

畢業前夕，同學們都熱切期望毛主席能題詞留念。當時的期長林春芳將大家的要求向校長王斌匯報，王校長立即致電毛主席，邀請他在百忙中題詞。不久，毛主席就派人送來了題詞，只見一張白紙上用毛筆寫著「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十三個遒勁有力的大字。學校把主席題詞精心放大，分別貼在校部、禮堂、圖書館和十四期教室門口。1941年7月15日，十四期的61名同學得到了印有毛主席題詞的畢業證書。從此，這13個字也成為我國醫學界的行動指南。

重走長征路致敬歷史

重上井冈山，重走長征路——如此追憶，為後人常有。

幾個月前，一場特殊而莊重的重走長征路之行，讓20多名紅醫後輩再次近距離觸碰到那段激昂的歲月。中國醫科大學的學生和教師一行，行程40多公里，走過毛主席當年率右路軍到達陝北、勝利完成偉大長征的那條路，終點是紅軍會師的勝利山。行經毛主席的舊居時，他們身著紅軍軍服駐足向黨旗敬禮，思緒跟隨紅醫薪火相傳的歷程回到了戰火紛飛的年代。

1931年，中國工農紅軍軍醫學校作為我黨成立以來的第一所軍醫學校在江西瑞金成立，校長由紅軍總軍醫處處長賀誠兼任，總軍醫處醫務主任陳志方兼教育長，彭真(彭龍伯)任教員。1932年2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軍醫學校在江西尋都縣城的一座教堂舉行了開學典禮。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總參謀長葉劍英和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出席了開學典禮。朱德在講話中指出：「中國工農紅軍已有很大發展，但醫務人員缺乏，必須培養自己的紅色醫生。」

大學舊址列為文物

1936年10月，學校隨中央軍委到達陝北。1940年9月在延安，學校更名為中國醫科大學。1948年11月，在瀋陽合併了原國立瀋陽醫學院（前身為滿洲醫科大學）和原私立遼寧醫學院（前身為盛京醫科大學）。

如今，在位於延安的中國醫科大學舊址上，紀念碑、禮堂、手術室、教室等一同被修繕完好，並被列入陝西省文物保護單位。同時，該校綿延80餘年的「紅色基因」與老區緊緊相連，2011年以來，先後派出百餘位專家、教授援助幫扶延安市人民醫院和延安市吳起縣人民醫院。除了這一次的重走長征路之行，該校還將聯合當地醫務人員在吳起縣人民醫院、鐵邊城鎮衛生院等醫療機構開展聯合義診。



■中國醫科大學的師生在位於延安的學校舊址內，追憶長征。 本報遼寧傳真



■中國醫科大學師生在「重走長征路」實踐活動中，在延安毛澤東故居門前宣誓入黨。 本報遼寧傳真